

永樂大典

卷二萬二千五百

三十六

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

九輯

文集名十三

王深父文集

文獻通考王深父文集二十卷。王回深父。福州侯官人。舉進士中第。為亳州衛真縣主簿。卒。

於治平二年。年四十三。西麓周氏曰。王深父學於歐陽公。與王介甫。曾子固。劉原甫。游。其文出歐陽體。而尤純淡。序事曲折不窮。持律律不及也。至於摘經傳語。以為賦。詞短而意深。有味其言哉。文章自漢魏以來。體益下。至唐中世。轉柳作典之。習俗相沿。未遽盡革。加以五代亂離。死生於予。戰中。而文章喪矣。國初。漸欲修後古文。天聖明道。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。尹師魯。石守道。數君子。以大手筆。倡之。流傳於後。遂以歐陽公為宗。文章高下。固自有時哉。以吾觀之。數君子之功。誠不可泯沒。然其雜合。或與闕於世道。似亦非偶然者。古詩遠齊梁。浮靡不振。唐自陳子昂氏以前。猶未數也。開元天寶之盛。李杜之光。缺始長矣。同時王摩詰。孟浩然。韋蘇州。片言隻字。皆不入俗。惜無李杜詩。不得不變也。王深父。曾子固。不過歐陽公。

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

亦豈作落霞孤鶩等語哉。水心葉氏曰。開之。呂氏讀王深父文字。使人表一格。事君責難。愛人抱關。諸賦。可以熟玩。自王安石王回。始有幽遠遺俗之思。其於他人。而回。不志於利。能克其言。非安石所能及。少假不死。及安石之用。未和與曹筆。常秩何如。士之出處。固難言也。宋曹筆。元豐類葉王深父集序。深父吾友也。姓王氏。諱回。當先王之迹。想六藝殘缺。道術衰微。天下學者。無所折衷。深甫於是時。奮然獨起。因先王之遺文。以求其意。得之於心。行之於己。其動止語默。必考於法度。而窮達得喪。不易其志也。文集二十卷。其辭及復辨達。有所闕闡。其卒蓋將歸於簡也。其破去百家傳注。推散缺不全之經。以明聖人之遺於十載之後。所以振斯文於將墜。回學者。於既溺。可謂道德之要言。非世之別集而已也。後之潛心於聖人者。將必由是而有得。則其於世教。豈小補之而已哉。嗚呼。深父其志方強。其德方進。而不幸死矣。故其澤不加於天下。而其言止於此。然觀其所可考者。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。其文有片言半簡。非大義所存。皆附而不去者。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。皆可傳於世也。深父福州侯官縣人。家於穎。嘗舉進士中其科。為亳州衛真縣主簿。未一歲棄去。遂不復仕。卒於治平二年。之七月二十八日。年四十四。有三天子嘗以某一作也。武軍節度推。

永樂大典

卷二二五三六

官知陳州南頓縣事。就其家命之。而深父既卒矣。

王子直文集

文獻通考王向子直深父之弟。西麓周

氏曰子直之於深父。猶穎濱之於東坡也。芝蘭之藪。無不香者。然子直之有英氣。而能力自蟠屈。以就法度。可謂有意於文章也。宋曹肇元豐類葉王子直集序。至治之極。教化既成。道德同而風俗一。言理者雖異人殊世。未嘗不同其指。何則。理當故無二也。是以詩書之文。自唐虞以來。至秦魯之際。其相去十餘歲。其作者非一人。至於其間。嘗更衰亂。然學者尚蒙餘澤。其文雖邁。而其所發明。更相表裏。如一人之說。不知時世之遠。作者之衆也。嗚呼。上下之間。漸磨陶冶。至於如此。豈非感哉。自三代教養之法廢。先王之澤熄。學者人人異見。而諸子各自為家。豈其因相反哉。不當於理。故不能一也。由漢以來。益遠於治。故學者雖有魁奇。技出之材。而其文能馳騁上下。偉麗可喜者。甚衆。然是非取舍。不當於聖人之意者。亦已多矣。故其說未嘗一。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。士之生於是時。其言能當於理者。亦可謂難矣。由是觀之。則文章之得失。其不繫於治亂哉。長樂王向字子直。自少已著文數萬言。與其兄弟。俱名聞天下。可謂魁奇技出之材。而其文能馳騁上下。偉麗可喜者也。讀其書。知其與漢以來。名能文者。俱

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六

二

列於作者之林。未知其孰先孰後。考其意。不當於理者亦少矣。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。而悔其少作。更欲窮探力取。極聖人之指要。盛行則欲發而見之。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。將與詩書之作者並。而又未知其孰先孰後也。然不幸蚤世。故雖有難得之材。獨立之志。而不得及其成就。此吾徒與子直之尤。回字深父。所以深恨於斯人也。子直官世行治。深父已為之銘。而書其數萬言者。屬于為序。于觀子直之所目見者。已足暴於世矣。故特為之序。其志云。

王容季文集

文獻通考王同容季。子直之弟。宋曹肇元豐類葉王季容集序。叙

事莫如書。其在先。典達命。義和宅土。測日。畧星。候氣。揆民。暖急。兼變。夷鳥獸。其財成。輔相。備三才。為物之理。以治百官。授萬民。典眾功。可謂博矣。然其言不過數十。其於舜典。則曰。在濇。璣玉衡。以齊七政。蓋先之時。觀天以曆象。至舜又察之以璣衡。聖人之法。至後世益備也。曰七者。則日月五星。曰政者。則羲和之所治。無不任。一作曰。為其體至大。蓋一言而盡。可謂微矣。其言微。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。能盡心。然後能自得之。此所以為經。而歷千餘年。蓋能得之者少也。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。其曰測之。而益深。窮之。而益遠。信也。世既衰。能言者益少。承孔子者。孟子而已。承孟子者。揚子

永樂大典

卷二二五三六

而已。揚子之稱孟子曰。知言之要。知德之奧。若揚子。則亦足以觀乎此矣。其次能叙事。使可行於遠者。若子夏。左丘明。司馬遷。韓愈。亦可謂拔出色材。其言庶乎有益者也。吾友王氏兄弟曰。回深父曰。向子真曰。回容李。皆吾黨文長於叙事。深父為尤深。而子直容李。益能稱其兄者也。皆可謂拔出色材。今其克壽。得就其志。則將紹六藝之遺言。其可樂哉。余嘗叙深父子直之文。銘容李之墓。而容李之兄國子監。又集容李之遺業。屬余序之。余憫俗之墮。朋友故舊道缺。不自知其不能。強次是說。以為容李文集序。熙寧九年冬。尚書郎齊又為墓銘曰。容李孝弟純焉。尤克意學問。自少已能為文章。尤長於叙事。其所為文。出輒驚人。為人自重。不馳騁術。亦不矜子為名。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。以求其內。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。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。吾未能量其所至也。不幸其志未就。其材未試。而短命死矣。初容李之伯兄回深。亦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。學者所宗。而仲兄向子真。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。容李又所立如此。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。皆世不常有。猶今有之。或出於燕。或出於越。又不可得之一郡一國也。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。若將使之有為也。而不幸歟。死皆不得志於壽考。以盡其材。是有命矣。按侯官三王之文。蓋宗師歐公

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六

三

者也。其大家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。故南豐推服其文。而深悲其早世。然晁陳二家書錄。並不收入。四朝國史藝文志。僅有王深父集。纔十卷。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。而子直容李之文。無傳焉。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。可惜也。

胡安定公集

宋胡安定公集

胡寅進先公集序。紹興十八年閏八月。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。奏事殿中。皇帝若曰。惟乃父既纂釋春秋。尚當有它論著。其具以進。臣寧走使告其兄臣寅曰。先大夫沒十有一載。遺文雖就編綴。然未之出也。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。何況天子崇高富貴。日有萬機。今主上眷言舊學之臣。久而未怠。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。臣寅即取先集。離為門次。繕寫以獻。惟鄙魯之學。疎秦漢隋唐。莫有傳授。其間名世大儒。僅如佛家者流。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。至於言外傳心。直超佛地。則未見其人。是以聖道不絕如綫。口筆衮衮。異乎身踐其書。徒存猶無書也。逮及我宋。熙寧以來。先覺傑立。上繼回軻。天下英才。心悅而誠服。然後孔氏術業。浸以光顯。五經語孟所載。譬猶逢春之木。有本之瀾。生意流形。初非死質。成已成物。始終有序。先臣夙稟大志。聞而知之。以仁為居。以義為用。以身修家。齊國治而天下平焉。初若夫記誦訓故。辨說詞華之習。一不與焉。其宏綱大用。與義微辭。

既於筆削之書。發揮底蘊。自餘因事有作。進則陳之君父。退則語于公卿。或酬酢朋遊。或訓教子弟。一言一語。猶足以證明往昔。昭迪來今。故國家藏。遂上。御府。斯文不墜。後裔有榮。然父書精深。而臣以淺粗之言。冠于萬首。若學高遠。而臣以卑近之論。演于聰聞。茲榮也。祇所以為愧歟。謹序。

進先公文集表 臣某言。臣弟太常丞寧翰對奏事。伏蒙 聖慈宣問。乃父既解。釋春秋。尚當有他論。著其具以進者。宸衷尚舊。故老形思。訓釋典文。夙簡淵深之記。遺餘屬翰。更蒙清燕之求。中則伏念先臣。早捐塵業。志希任道。謀不為身。心遠地偏。寄陶廬於三徑。人憂已樂。甘顏卷於一輪。吟咏情性。而無彫蟲篆刻之為。交際往來。而乏平曠苞苴之智。中經倣擬。多所散亡。晚獲異居。僅成編秩。精志皎皎。每提撥亂之綱。莊語諄諄。多闡濟時之用。進則傾輸於君父。退猶闕說於公卿。壯懷投老。而益堅。弱齒抱病。而彌勵。自期有補。終莫一伸。丘木成陰。蟬鬱春秋之志。囊書奏御。倚珠旦暮之逢。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。典學裕身。崇儒化俗。華采宜惟於一室。緇衣不間於十年。乃因什息之對。揚錫以溫顏之清問。斯文不墜。多士流傳。臣謹以枝定外訛。分成門客。爰從傳置。進備覽觀。祖龍學文。函刻有光。既徹斗牛之象。清味無類。合供流冕之瀆。

永樂大典卷三萬五千五百五十六

四

祖龍學文

集

趙體國識 右祖龍學家集十六首。其律雜藉。我國朝太平之文獻也。苗裔有居合肥者。貧不給鍾粥。能保此版。不妄于人。獨欣然以歸于學。其志可嘉尚已。然版之脫亡。二十有九。不能為完書。雖得別本。帶亡矣財。弗克治。故書目僅存其存。體國懷茲大矣。於是磨校刊補。首秩始備。庶幾可以傳遠。亦允哲之志云。紹定己丑 文獻通考 華陽集一百卷。是

華陽集

十月既望。郡文學趙體國啟識于卷末。 氏曰。皇朝王珪。禹玉。其先成都人。故號華陽。後居開封。少好學。日誦數千言。及長。博通群書。慶曆二年。廷試第二。嘉祐初。入翰林。至熙寧三年。始忝大政。凡為學士者十五年。後拜相。薨。年六十七。諡文恭。 陳氏曰。珪典內外制十八年。其中多大典冊詔令。其詩疏至寶丹。以其好為富貴語也。在相位。無所建明。人目為三旨。元豐末。命珪本無異論。亦緣其情首相。不能早發大議。依違遷延。以召讒賊云。宋王珪華陽集評光疑序 大觀二年正月甲寅。有 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。以文集未上。臣仲偕等表言曰。先臣珪以文翰被遇四朝。輔相神考十有六年。晚膺顧托。首陳上自有子之言。以定儲議。不敢自以為功。既沒一紀之餘。仇怨攘功。架以奇禍。賴哲宗皇帝睿明。闔門得以全度。 陛下嗣守大位。于其爵秩。祿其子孫。臣等雖

萬死。豈足以仰報聖澤之萬一。茲承睿旨。宣取先臣遺集。臣等被命。感泣不自勝。謹序次成一百卷。繕寫以進。唯陛下哀憐先帝之舊臣。明其誣謗。而顯其餘勳。以示天下。不勝幸甚。上覽奏。愀然展讀。嘉嘆。既又除罪籍。還贈諡。優禮傳昇。其遺恩如故。夫賢者之獲世。所可貴於天下者。不過事業文章而已。然鮮或無之。昔絳侯有誅呂之功。而胎少文之誦。博陸有立宣之績。而被不學之譏。則事業非不著也。相如以凌雲之賦。游金門而無聞。宋元擅作者之稱。均司馬而脫死。則文章非不工也。岐國王公。幼冠登甲。科不出都城。致位宰相。當熙寧元豐之際。翊戴聖主。地隆克瘁。蓋自嘉祐之初。與歐陽永叔。蔡君謨。更直北門。聲名振於一時。學者尤所師慕。每一篇出。四方傳誦。之後。雖當軸處中。朝廷有大典冊。必命公為之。則事業文章。可謂兼之矣。公少登顯塗。未嘗遺諫。故平生著述。多代言應制之文。而無放逐無聊感憤之作。仁宗嘗稱公文有體。英宗嘗謂輔臣學士。唯王珪能筆制。神考每有聖作。多令公視草。嘗奉詔述高康王衛王碑。天語稱以真大手筆。道仁英二帝紀。批詔以比班馬。公薨。垂三十年。復進之士。聞公在。想見其風采。思欲誦其遺文。而不可得。今家集既奏。御且鑲板以傳世。將使天下來世。知公之受眷累朝。為時宗工。與古之作者。並駕而齊驅。若延

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六

五

忠精結于上心。謀謨著於廊廟。載在信史。播在公議。此不侵書。謹序。宋王仲修進家集表。臣仲修等言。竊以在治之全。以自隲而為恥。經匱之玉。必侍價而延珍。念父言之久。庶當聖世而難隱。臣仲修等誠懼。頃頃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。英猷天啓。睿學日熙。刑規二帝之摹。言合六經之訓。握柅臨樞。繫承禹績之嘉。肆筆成書。至紹先章之煥。重念先臣。某少緣家學。蚤中甲科。校天祿之文。才稱金馬。視淮南之草。名在玉堂。作新兩漢之文章。潤色三朝之詰命。世有儒宗之譽。史多天獎之詞。傳誦一時。豈特語言之妙。協成大事。固多翰墨之功。晚受知於裕陵。又登膺於宰路。當廊廟謀之暇。猶國家論議之愚。卑整精忠。仰贊格天之業。遠膺顧託。獨先定策之言。暨陷驩悅之誣。阻奏東方之牘。方陛下玉揚先烈。追念舊勞。辨銷骨之謫。既昭前事。覽交雲之作。恨不同時。悉哀平日之遺志。益愴他年之榮遇。咨金勝之策。不及於主前。上茂陵之書。徒嗟於沒復。今有先臣某文集一百卷。并目錄十卷。共五十五冊。隨表上進。以聞。臣等無任誠惶誠懼。頓首頓首。謹言。大觀二年五月日。朝奉大夫。管勾南京鴻慶宮。上護軍。臣王仲修等上表。

司馬文正公傳家集

文獻通考。死氏曰。皇朝司馬光。居實。陝州

永樂大典

卷三二五三六

夏縣人。初以父蔭入官。年二十。舉進士甲科。故相龐籍薦為除諱閣校理。神宗即位。擢翰林學士。御史中丞。後除樞密副使。力辭而去。元祐初。拜門下侍郎。繼遷尚書左僕射。卒年六十八。諡文正。好學如飢之嗜食。於學無所不通。音樂。律曆。天文。書數。皆極其妙。晚節猶好禮。其文如金玉。較華樂石也。必有過於用。無益之文。未嘗一語及之。集乃公自編次。公亮。子康。又深。晁以道德而藏之中。更禁錮。迨至渡江。幸不失墜。後以授謝克家。劉囑。刻板。上之。今光州有集本。溫公傳家集陳冠序。右司馬文正公文集總八十卷。公平生片文隻字。靡不畢載。然公初意止為傳家。則天下之士。固有願見而不可得者。淳熙中。蕭板行于果南。然後其書稍稍間出。歷年浸久。刻本未可知。嘉定癸未。公四世孫遵。出守武攸。假以泉本刊于郡齋。謀工未及五六。一而羅去。事遂中廢。是年冬。寶婺應侯。之。寔未宣布之際。閱其故編。喟然嘆曰。文正一代偉人。方其立朝。建明論議。皆有關於治亂安危之大端。微而一語一言。亦足以警策後進。是書也。鮮莫為前。吾猶將彰之。况既聞其端。其可已乎。於是益鳩木。飭匠。嚴其程式。且俾冠訂正其字畫之舛訛。始于春仲。迄于冬孟。工告訖。視舊本。加核。自是以往。凡昔之願見而不可得者。皆可以家藏。而人蓄之矣。詩云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

永樂大典卷三萬二千五百三十六

六

吾夫子嘗贊之曰。詩之好仁如此。夫推其景行先哲之心。與天下共之。非好仁之為能如是乎。然則是書之成。抑足以見侯之志云。甲申日南。至門主文林郎。差充武岡軍軍學教授。陳冠謹識。宋毗陵張守乞宣取司馬溫公文集劄子。臣伏見本路提刑司。近得司馬光文集。鑿板已畢。緣先初被過神祖。為臺諫侍從。答沃居。多所上章疏。具載文集。臣嘗竊觀其議論忠厚。正直深。有補於治道。恭惟陛下聖德日躋。而學不厭。臣愚竊意。可以仰資乙夜之觀。欲望聖慈。下提刑司。宣取。仍乞以副本藏之。秘閣。取進止。宋薛良齋書溫公集詩。不用須臾。用即行。未分丘壑。與朝廷。聲名。俾得主來。感非。但潛心醉六經。范蜀公集。文獻通考。范蜀公集一百二十卷。汪玉山序。按蜀公墓誌云。文集一百卷。諫垣集十卷。內制集二十卷。外制集十卷。正書三卷。樂書三卷。公成都人也。唐長守成。都凡三年。求公文集。雖按訪殆偏。來者不一。而竟無全書。蓋公之沒。距今八十年矣。竊意歲月愈久。則雖此不全之書。亦或未易得也。於是。以意類次。為六十二卷。曰樂議。曰使北錄。不見於墓誌。亦恐其初文集。中未必載也。而樂議。或特出於世俗所聚。輯。今皆存之。又以諫疏。內制外制。正書。樂書。附之。通為一百二十二卷。正書所得止一卷。今分為二。司馬

永樂大典

卷二二五三六

温公論正書。其間有云。舜無焚廩。浚井之

張少愚白雲集

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。豈亦非全書耶。 文獻通考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。見氏曰。張俞字少過。幼通悟於書。無不諳。朝廷嘗以校書郎召。表乞授其父。隱於岷山之白雲溪。凡六被徵。皆不起。為文有西漢風。嘗賦洛陽懷古。蘇子美見而嘆曰。優游感賦。意不可盡。吾不能也。

丹淵集

宋史文同傳同方口

秀首。以學名世。操韻高潔。善詩文。所著有丹淵集四十卷。行於世。文獻通考丹淵集四十卷。見氏曰。文同字與可。蜀人。進士高第。以文學名。操韻高潔。畫筆尤妙。任至太常博士。集賢校理。元豐初。出守吳興。至死。丘驛。意留不行。沐浴衣冠。正坐而逝。東坡謂與可有四絕。詩一。楚詞二。草書三。畫四。世少知者。惟予一見。識其妙處。又有詩云。新人定何人。游戲得自在。詩馮草聖餘。煮入竹三昧。他日觀其飛白。悵恨知與可之不盡也。陳氏曰。東坡與之厚善。墨石堂記。黃管谷記。皆為同作。司馬温公稱其操韻蕭洒。如晴雲秋月。塵埃不到。其為人可知矣。容齋洪氏隨筆曰。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。惟東坡公稱其詩。騷人表出。美人却扇。生羞落庭下。花之句。予嘗恨不見其全。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。蓋其遺文也。於樂

永樂大典卷三萬二千五百六

七

府雜詠。有秦王卷衣扇。白威陽秦王宴。官闕明曉霞。丹文映碧樓。光彩相鈎加。銅螭透銀猊。壓屋驚蟄擊。洞戶噴日月。其中光景餘。春風動珠箔。鸞額金窠斜。美人却扇羞。落庭下花。閑弄玉指環。輕水抱紅牙。若王顧之笑。馮駟七寶車。自卷金樓衣。龍鸞蔚紛葩。持以贈所愛。結歡其無涯。其語意深。大騷人間域。又有王昭君三絕句。言絕艷。主珠域。芳年入內庭。誰知金屋寵。只是信丹青。爽哉後宮塵。今朝絕國春。若王重恩信。不欲遣他人。極目胡塵滿。傷心漢月圓。一主埋沒恨。長入四條絃。令人讀之。襟襟然感慨無已也。宋項安世詩讀文與可集。效其體。送新邛州范宗丞。蘇子字少邛。州官多書。大字宜昭昏。中有與可集。瑤琨貯金盆。王郎以贈我。讀之淚紛紛。每到和蘇作。姓詭字亦護。多稱蘇子平。或號胡使君。家僕為之譜。其事益有云。是時黨禍起。無敢交蘇門。子孫抱遺業。塗改仍簾焚。至今集中字。所駁難具論。最憐黃樓賦。一字今不存。東坡誰作備。見此傷人魂。若今當清時。佳駕刺文棘。為玉堂集。其郡志元峰。字厚之。居帶城橋。天一布宣暇。再三修此文。 聖五年進士。屢典大藩。以文章政譽名一時。神宗欲選翰林之才。王荆公曰。有真翰林學士。恐不能周。遂自外召入翰林。未幾。叅知政事。詳在國史。復以太子少保致仕。還吳中。與

程公闢諸公為九老會。鄉人號其居曰家福坊。年七十餘。有玉堂集三十卷。文獻通考陳氏曰。參政錢塘元絳厚之撰。絳之祖德昭。稱吳越。本姓危氏。唐末危全皐。其伯父也。父曰仔偁。兵敗。自臨川奔杭州。易姓元。至今建昌撫州邵武多危姓。絳能文。詩。晚歲以王介甫薦。入翰林。甚稱職。遂柄用。危氏曰。絳鏢廳中進士第。為翰林學士。參知政事。立朝無持操。晚入翰林。諂事王安石。及其子弟。時論鄙之。工文辭。為流輩所推許。卒時年七十六。許應龍東澗集玉堂集序。文章經國之大業。政化之勳。其所繫蓋甚重也。然辭尚體要。不惟好異。奏議宜雅。言論宜理。詩綺靡。而頌炳蔚。銘溫潤。而箴頓挫。其體固自不侔。迨若制誥。則又所以導達德意。使萬民和悅。而止王面言。必洪雅。辭必溫麗。坦然明白。不匿厥旨。然後足以鼓天下之動。尚辭尚艱深。意或隱晦。則何以使瘖老之夫。扶杖而領觀。武夫悍卒。感泣而思奮。執翰苑之職。昔人謂非文章不可為。然居其選者。最艱其人。必純孝。明切。如元稹。體要典麗。如裴度。辭首豐美。得中和之氣。如景先。庶可追典誥之風。而當絲綸之任。少師陳公。其有得於此乎。學廣聞多。才高識遠。研精覃思。於宏博之科。一發中的。雖是而庸。玉堂之選。作為詞章。動合典則。純乎若圭璧之無瑕。雖然。如官商之中節。播告之時。則深切

永樂大典卷之萬二千五百三十六

著明。曲盡事情。除拜之制。則溫潤典雅。然寓規戒。表疏宣答之類。則其事實。其意婉。豐不餘而約。不夫。今觀先皇帝踐祚之初。發號施令。固有不減。發勅一時之親聽。而丕應。僕志者。豈非斯文之力歟。然文章特公之餘事耳。蓋有德者必有言。公外寬而內明。氣和而心正。修身踐行。則中而不倚。好賢樂善。則休焉有容。以一念之真誠。結九重之問眷。可謂上不負天子。下不負所學矣。豈非盛德之至者乎。故形諸著述。粹然一出於正。茲又有以見公之全美。殆不止於詞章而已。吁。德盛者。其後必大。瑞明元。振以奧學。雄本得高詞科。聯輝。等而代。言。釐。後世其官。使兩朝之號。今文章前後輝映。固足為北門之偉觀。基命宥密。協贊廟謨。行將偃武修文。以化成天下。功業日新。少師益有光焉。某竊窺傑作。如獲拱璧。不敢秘藏。刊于鳳城。俾廣其傳。以為天下之模楷。張方平玉堂集序。某在仁宗朝。慶曆初。知制誥。時夏戎。驛。兵難連歲不解。奉使謀帥。多出西垣。遂除更。除。群得安其職者。某白於朝。請得專典。辭命。既改者。亦欲見留。故絲綸之地。演潤獨多。歷二年。召入翰林。充學士。尋改御史中丞。未幾。復以禁職充三司使。久之。危邦計得請。遂還禁林。後改端明侍讀。龍圖閣學士。十易藩鎮。美宗治平中。復召充學士。水音。辭不得命。又還內禁。居玉堂東閣。翰林。事。昔

玉堂。未開講之承旨。自惟孤陋。三入承明之廬。暇日閱兩禁辭冊。因俾
兩院史繕錄前後所當內外制。告命。今書詔。及禁中諸辭語。類次為二十
卷。雖思致荒淺。不足為文章風體。然國家典冊。號令。至於史牘所載。亦有
美教化。厚風俗。示勸戒者。非徒為之空文而已也。玉堂者。太宗皇帝神筆
飛白。大書玉堂之署四字。揭於中樞。備于翰林舊志。故以命篇云。劉莘老
序。宣徽南院使。太子少師致仕張公。謂河間劉某曰。方平。知慶曆制詔也。
是時王師問罪夏戎。選使命帥。多輟西掖。嘗以病白於朝。蒙留專典辭命。
故當直演潤。視筆行。為多踰年。入翰林。為學士。旋改御史中丞。後以內職
充三司使。久之。辭使還職。治平中。又自外官召充學士承旨。熙寧某年。乃
罷。暇日追惟榮遇。凡歷內外制通若干年。因錄其文為二十卷。昔者太宗
皇帝飛白玉堂之署。賜院揭於堂上。方平實居堂之承旨間。於是假以名
集。而子宜為叙其說。某退而讀公之文。稽載籍之傳。而嘆曰。豈非甚哉。辭
之不可以已也。夫為事異理。非言弗命。四方異情。非辭弗通。詩不云乎。辭
之輯矣。民之洽矣。傳亦有之。子產有辭。諸侯賴之。是以君天下者。必使其
臣贊為辭。而后出之。周御史掌贊書。漢尚書作詔文。此其官之見於古者。
歷代因之。其任逾重。夫以堂宇之一言。行乎四方萬里之外。不高深簡嚴。

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一

九

不足以重玉體。又欲其誠之宣。不優柔曲折。不足以究民聽。又欲其言之
約。三代而上。經聖人所是。不可尚已。三代而下。作者汙隆。隨世屢變。其間
承平之時。訓辭深厚。號令溫雅。有古風烈。而傾側之際。書詔所下。武夫悍
卒。揮涕感動。終於享好治之譽。建持危之功。則潤色之功。豈小補哉。自慶
曆至於熙寧。雖仁祖恭儉寬大。英祖克厲前烈。至長駕遠馭。略不世出。
三朝政績。巍巍煥煥。非尋常耳目所能聽觀。而於斯時。典冊詰命。多出公
手。上之仁心德意。國之威福所指。明布諭下。昭如日星。學士大夫。都邑野
人。莫不曉然。知治道之所以然。雖政績固自卓越。而述作之妙。良有助哉。
至於供奉歌謠。祠祝贊戒。勅之金石。播之樂府。多者千百。少數十言。體制
紛然。各得其度。衆人不給。我獨贏餘。又何其高也。而公猶曰。是為足錄者。
顧以國家典章政令。數十年間。錯見是書。因不敢廢嗚呼。是故公之心也。
公行事閱閱。章章在人。當俗國史。此希論著。獨記公之言。推廣其意。而為
之序。元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。尚書右司郎中劉某序。

蒲左丞集

文獻通考蒲左丞集十卷 晁氏曰。皇朝蒲宗

孟。字傳正。開州新井人。皇祐五年進士。曾公亮薦除館職。神宗謂宰相曰。宗孟有文才。乃同修國史。入為翰林學士。除尚書左丞。卒年六十六。為人

酷暴奢侈。蘇子瞻嘗規之云。一曰趙懿簡集。文獻通考趙懿簡集三十卷。晁氏

曰。皇朝趙瞻。字大觀。盤屋人。少善馬古文。慶曆五年登進士第。治中馬侍御史。論濮邸事。及此元祐中。終於同知樞密院。趙懿簡學春秋。著書十卷。

其他文不鮮于諫議集。文獻通考鮮于諫議集三卷。晁氏曰。皇朝鮮于侁。字子駿。閬中人。景祐

中登進士乙科。神宗初上書。上愛其文。以為不減王陶。元祐中。任至諫議大夫。侁治經術。有法論著。多出新意。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。世以為有屈

宋風。族叔之武。編次有序。東坡蘇氏曰。鮮于子駿九誦。友屈宋於千載。上堯祠舜祠二章。氣格高古。東漢以來鮮及。少游秦氏曰。公晚年為詩

與楚詞尤精。蘇翰林讀公八詠。自謂欲作而不可得。讀九誦。以為有屈宋之風。石林葉氏曰。晁無咎嘗云。頃以諸王子見鮮于諫議。子駿教之為文。

曰。文章但取簡易和緩。不必奇險。如詩言維北有斗。不可以挹酒漿。此豈不甚平。後人因之。乃曰。援北斗兮酌酒漿。一變雖奇。以北斗為酌。無已夸

乎。其甚。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。辭至於此。則已弊矣。極以其言為然。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。初世未有馬騷者。自子駿與文與可發之。後遂有

永樂大典卷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一

十

相繼得其味者也。呂正獻公集。文獻通考呂正獻公集二十卷。陳氏曰。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。宋汪

玉山集呂正獻公集序。應辰頃知成都。始得中國正獻呂公集。蓋散逸之餘。裒輯補綴。非當時全書矣。然見所未見。亦不為少。其雜以他人所作

者。什三四。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。企中又屬其兄子大瞻。大北。考訂刊別。為二十卷。方全盛時。士大夫家集之藏。未必輕出。中更黨

禁。愈益闕匿。故一旦紛擾。遂不復見。而此雖殘闕不全。未易得也。金部側然念之。欲以所得鐫板。庶幾廣其傳焉。應辰方待罪太史。論次熙寧元豐

以來。公卿大夫事實。雖前修盛德。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。然而傳信垂後。不可以無證。詔求遺書。將以補史氏之闕。爰之無送官者。每為之

聞筆而嘆也。使故家子孫。皆能如金部用心。則其為斯文之賴。豈不厚哉。乾道五年六月既望。玉山汪某書。楊元素集。文獻通考楊元素集四十卷。晁氏曰。楊繪。字元素。漢州綿竹人。幼警敏

讀書。一過輒誦。至老不忘。皇祐初。擢進士第二人。累擢翰林學士。沈存中為三司使。恭其所為。王永年事。因殿官終於天章閣。侍制知杭州。居無馬山。號無馬子。為文立誌。劉狀元東歸。閣侍制知杭州。居無馬山。號無馬子。為文立誌。

劉狀元東歸

永樂大典

卷二二五三六

集

文獻通考劉狀元集十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松山劉輝之遺撰輝
 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。老身性仁賦。至今人所傳誦。始在場屋有聲。
 文體奇溢歐陽公惡之下第。及是在殿廡。得其賦大喜。既唱名。乃輝也。公
 為之愕然。蓋與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。可謂造化矣。任止於郡奉。年三十
 六以卒。世傳輝既見出於歐陽公。怒憤追誘。為撰乘之詞。今觀楊傑志輝
 墓。稱其祖母死。雖有諸叔。援古誼以鳩。孫解官承重。又嘗買田數百畝。以
 聚其族而餉給之。蓋為厚之士也。肯以一試之淹。而為此儉薄之事哉。徐
 棟盤集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。峻實幽閑。非人間世。真與肯
 次丘壑相料理。兼次對趙公。不過于臨江太守善部。心目開明。於峽之陰
 築宮以祠公。星移物換之後。乃孫定海少仙汝濠將闢舊址增飾之。慨公
 之文。散落訛駁。訂正重刻。請識其後。愚惟念往嘗陟峽。予公於公之文。惟
 知王邑士馬達州溫宿松序跋而已。蓋未知玉山汪先生。已為公吐氣久
 矣。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論其曾大父國器從玉山游者也。手抄斯集。先
 主親筆所跋。一旦啓秘得之。喜而忘其備。嗟乎。文持士之細耳。善論士者。
 取其大而略其細。士別三日。刮目相待。况少壯之相去。渠可以一時論。公
 之所志。亦非溫飽。方其試藝三舍。角售寸長。誠不免乎才氣之累。迨夫名

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

士

與時顯。學隨年進。馳競之情。遺公非西崑時矣。今觀性仁一賦。既有見
 動靜之指。又以款二典光華。盡萬物而不足報。其他著述。卓乎自有見
 趣。至若念祖箴起俗。既平水廟等作。又皆闡正義以止人心。粵少孤。事
 祖母。生則擇地以便養。死則解官以終喪。信史筆之自我作。吾異時授。
 徒有壑。眼歎有廩。濟早有陵。至今里曰義榮之里。使人猶為之激昂。愚
 嘗歎夫漢之大儒。著書立言。俾後甘心焉。美新語。公浩然剛大。發於石
 井。聯句有曰。潤如周孔教。清比夷齊節。我欲斷諛佞。汲此洗劬血。壯哉
 是詩。有焉而發。玉山服其高義。至仔。稱其未至夫身匪人。良以此歎。昔
 蘇文忠公精勁大節。詞詠善。雖或者病之。是欲以小害大得乎。世人謂
 士工於文。雕肝琢腎。辭以壽終。故王揚盧駱。俱不得其死。吁。此非文之
 罪也。使文無實。生死何加損焉。公好學。亦類之徒。類可死。而有不死者
 存。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予。非以文論。學者當知劉之集。為此邦重。汪
 之跋。為此集重。伯羽出此跋者也。少倦傳此集者也。斯文於是不可朽矣。
 詩曰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依茲峽之清風。企玉山之君子。願相與勉之。

古靈集

文獻通考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樞密直學士長樂
 陳襄述古撰。襄在經筵。薦司馬光而下。三十三人皆顯于

時。紹興初。詔旨布之天下。集序李忠定綱作。宋李忠定公集古靈集序。唐史論文章。謂天之付與。於君子小人無常分。惟能者得之。信哉斯言也。雖然。天之付與。固無常分。而君子小人之文。則有辨矣。君子之文。務本。淵源根柢。於道德仁義。粹然一出於正。其高者禪禱造化。黼黻大猷。如星辰麗天。而光彩下燭。山川出雲。而風雨時至。英莖韶護之諧。神合。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飢寒。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。小人之文。務末。雕蟲篆刻。章繪句。以祈悅人之耳目。其甚者朋姦飾偽。中害善良。如以丹青而被糞土。以錦綉而覆陷穽。羊質而虎皮。鳳鳴而鸞翰。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。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。光明于時。而其餘事。發為文章。後世讀者。想望而不可及。此豈持其文之高哉。人足仰也。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。鼓實當世。既不足以取信於人。而恃才傲物。以致禍敗者多矣。由是言之。文以德為主。德以文為輔。德文兼備。與夫無德而有文者。此君子小人之辨也。竊觀古靈陳公。所著文章。殆所謂有德之言。而君子之文歟。初公未仕。刻意於學。得柳士陳烈。周希孟。鄭樞。相與為友。以古道鳴於海隅。人初驚其復相卒信而從之。四先生名動天下。既登第。累官劇邑。推其所學以治民。利必興。害必除。聽訟決獄。庭無留事。所至修學校。舉邑之子弟。身為模範。

永樂大典卷三萬五千五百三十一

士

講說。士風翕然。民俗丕變。已而守列郡。興大藩。益推此而廣之。治績尤著。雖古循吏不能過也。嘉祐中。富鄭公入相。首以文學政事薦公。後被知遇。歷事三朝。爵為名臣。判即曹。則執法而不撓。使虜庭。則守節而不屈。任諫者。則以忠諫禱主闕。處臺端。則以公正糾官邪。位侍從。則竭論思之忠。侍經筵。則盡勸講之益。上為人主之所欽嚮。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。其功業行實。光明如此。而所為文章。溫厚深純。根干義理。精金美玉。不假雕琢。自可貴。享大羹元酒。不假滋味。自有典則。質餘立。而枝葉不繁。音韻古。而節奏必簡。非有德君子。孰能與此。故嘗評之。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。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。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。其性理之學。庶幾子思孟軻。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。務為應用之文者。所能髣髴也。嗣子紹夫。哀集公文章。得古律詩賦雜文。凡若干篇。冠以紹興手詔。經選薦士章疏。而行狀誌銘。附于其後。合為二十有六卷。集成未謂。求為之序。某告之曰。太上有立德。其次有立功。其次有立言。如古靈先主三者兼備。又得詔書褒稱。推賢揚善之美如此。可謂盛矣。若其平生行事。則有行狀誌銘可考。誦其詩。讀其書者。可以想見其人。又何以序為紹夫曰。先公雖進不極任。而蒙累朝之眷持深。諫行言聽。不為無補於時。今即世踰五十年。遭遇聖主。因覽薦

士既棄。所以旌龍之者甚厚。蘇放刊行遺文。用圖不朽。顧予一言以發明之。其義不得辭。勉副其意。因論君子小人之文。所以不同者。昔孔子告子夏曰。汝為君子儒。毋為小人儒。夫儒之道。通天地人。使小人為之。則將有託儒以為姦者。而況於文乎。經緯天地曰文。雖周公之才之美。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為利。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。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為弄筆生。無足怪也。如公功業行實。推賢揚善之美如此。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。宜乎被累朝之眷遇。膺聖主之哀崇。士林尊仰。推為天下君子長者。而不敢有異議也。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。可不景慕而知所趨嚮哉。公諱襄。字述古。官至左司郎中。樞密直學士。贈給事中。國史有傳云。紹興五年閏月朔。諱屠。陳古靈集。陳公輔政。公輔為兒童時。聞陳公密學先生名。今四十年。始遇其長嗣。中散來官臨海。得公遺文而觀焉。方熙寧間。新法用事。大臣以權利寵取天下士。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。爭相傾附。公獨忠憤激發。忘身許國。與君實獻可。諸公出力排之。公於青苗。疏論尤詳。知此法一行。騷動天下。胎禍之端。自此始。使當時從其言。豈僅有今日事哉。雖然。宣和靖康以來。變故極矣。民力匱竭。邦財耗散。夷狄侵陵。國勢危迫。紀綱紊亂。禮義廢弛。消亡。望祖宗盛時。邈不可見。推原其本。必有所

自。議者猶不以為然。况在當日言之。宜乎不見信也。公於他文章。皆渾全博雅。不為纖巧浮偽。片言隻字。無非至誠。擇善。先義後利。出入乎子思孟軻之說。真所謂古之君子也。嗚呼。當貴易圖。名節難保。以公之道德才猷。遭遇人主。而其爵位。終不至輔相。然高名偉節。則昭然獨著。萬世不可掩。亦安取夫富貴哉。建炎二年九月旦。右司諫陳公輔謹跋。四世從祖密學公。平日所為文章。不知其幾。厥後哀綴為卷者。僅二十有五。目曰古靈先生文集。以聖天子詔冠之。預有榮焉。聖人大夫徐君世昌。嘗摹刻于家。而其間頗有所誤。歷歲漸久。且將漫漶。輝竊有意於校正。因仍未選。每以為恨。獨來章貢。屬數僚士。參校亥豕。因命仲子輝。推次年譜。併鈔之本。庶幾有以慰子孫瞻慕之心也。紹興三十一年。子月既望。孫右朝請大夫直秘閣。知贛州軍州。主管學事。兼官內勸農營田事。提舉。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。江南西路兵馬鈐轄。輝謹題。

李誠之
文獻通考李誠之集三卷。晁氏曰。李師中。字誠之。中進士科。仁宗朝。權貴南轉運使。終天章閣待制。唐子方殷。春州。嘗有詩送行。或傳一。文獻通考陳都官集三十卷。陳氏曰。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。令舉撰。舜俞慶曆六年進士。嘉祐

陳都官集

四年。制科以言新法。謫官南康。與劉歆之騎牛遊廬山。詩畫皆傳於世。身
俞居蘇秀境上。初從安定胡先生學。熙寧中六客其一也。其墓在城南之
蘇灣。子孫猶宅於焉。陳新官集蔣之奇序。嘉祐四年。仁宗皇帝臨軒
策賢良方正。能直言極諫之士。而以陳侯令舉為第一。方是時。今舉已用
進士登乙科矣。而侯中是選。故今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。識與不識
莫不願慕而愛仰之。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為公卿。可平步至也。既以光祿
丞養書壽州判官事。又移宰越之山陰。秩滿當召試館職。會朝廷方作新
庶務。變更諸法。而今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。遂擯不用。乃得以其暇日而
馳騁於文字之樂。究穿古今。抽索秘粹。笑英咀華。擅秀哀芳。自有所為。月
有所增。沉涵演迤。卒以大碑。上追古作者為伴。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。聖
天子圖治。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。脩起百王之墜典。補完萬世之闕
規。占做弊者靡不更。語讖便者罔不與。凡朝廷之所施行。與今舉判策之
所開陳。大略相合。然後知今舉深識治亂之根柢。博達沿革之源流。使今
舉一達時命。而措於朝廷之上。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。則宜小稱而已
哉。此余所以惜今舉之才不過也。雖然。今舉雅志之所學。昔席之所談。以
謂馬道而不為利者。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。任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。

宋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六

古

也。若夫平日之論。高出於愛尚之上。而至其趨時之事。乃早出於管晏之
下者。此固今舉之所鄙也。仲尼在魯。絃歌道德。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。子
貢貨殖。則以為不受命。冉求聚斂。以附益季氏之富。則以為可鳴鼓而攻
也。梁惠王問利國。而孟子對以仁義。宋程以利說秦楚之君。孟子以為不
若說以仁義。為可以王。而何必曰利。則凡今舉之志。顧豈不善。而卒無以
自見於世。且不幸而死。此余所以傷今舉之志不就也。傳曰。辭達而已矣。
此言文者所以傳道。而辭非所尚也。自天子王侯。中國言六藝者。折衷於
夫子。其文章可謂至矣。然豈尚辭哉。自建武以還。迄于梁陳之間。綴文之
士。刻彫纂組。甚者至矚其筆悅。則辭非不華也。然體制衰落。質餘不充。跌
然於道。何取焉。今舉之文。大者則以經世務。極時變。小者猶足以鍊情性。
暢幽鬱。蓋其於道如此。而其辭亦不足道也。今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。為
高弟。以名稱於華流間。已而自立。卓然如此。可謂不負所學矣。自今舉以
直言極諫登科。其後此科亦遂廢。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。本以延問災
異。使朝廷由此警戒。以恐懼備省。思過而改之。求善而為之。則不為無益。
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。中者乃得奉對於大庭。則有言之士。或不
得以自見。此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。則朝廷因便不得以聞直言。為可

永樂大典

卷二二五三六

惜也。今舉之卒若干年。而其婿周君開祖方類聚其文為三十卷。屬余為序。開祖有學問。通義理。痛今舉之不幸。而慕其遺文。故以傳於後世。而顧以先謙。以余之不自。言不足以取信。則豈足以張今舉之美。而慰開祖之意哉。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。而今舉適當文衡。凡擢為第一。於知獎焉最深者。既惜其才之不過。又傷其志之不就。不可使斯文無述也。故作序以記其略云。樓鑰序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。出鎮四明。政成暇日。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。為鑰馬序。謝不敢。且曰。蔣魯公之序詳矣。何敢贅。既不得命。敢題于後。曰。高執都官之節也。魯公稱公之學曰。雅志之所學。以謂為道而不為利者。此學者之所當守。仕者之所當遵。而不變者也。若夫平日之論。高出於夔高之上。而至其趨時之事。乃早出於管晏之下者。此固今舉之所鄙也。稱公之文曰。大者則以經世務。極時變。小者猶足以詠情性。暢幽鬱。蓋其於道如此。而其辭亦不足道也。可謂備矣。然猶若有所畏避。而不敢盡言。鑰不佞。敢補其所未言者。嘗三讀公之遺文。而得其為人。抱負素已不群。本之忠義。充以學問。以安定胡先生為師。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。皆天下士。淵源又如此。為言之慕。經濟之規。撫定。自以親結昭陵之知。身雖在外。遇事輒發。書論災異。言尤激烈。三上英

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

五

宗書。又皆人所難言。迨神宗作興。銳意治功。王文公得君用事。法度更新。諸老大臣。乎不能得。抵獻取爵位之。今不可勝數。風俗為之大變。至有遠在蜀萬里外。官為偏州。騰奏于朝。或稱青苗新法之美。而捷取賑仕者。公方守山陰。既嘗中大科。例以秩滿登館閣。小息不言。直不足以平進。而抗章力辯。繳納召試堂劄。自取棄責而不悔。方且優游廬山。與劉公疑之。騎牛松下。窮幽尋勝。以自娛適。嗚呼。非疑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。非公不足以侶疑之之賢也。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。安有後日之紛紛哉。公既窮老以死。其子訢寬。又重得罪。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。則定二公三傳。而二卿出。陳氏益大夫。天之報施何如哉。讀公之文者。能以是求之。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。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。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。慶元六年孟秋丙子。郡人樓鑰書。陳紀曰。曾祖都官以慶曆六年貢榜登進士第。嘉祐四年。與錢公藻同中。材識兼茂。明於體用。科實為舉首。熙寧中。知越之山陰縣。會新法行。上言極論其害。遂貶監南康軍酒稅。累年竟不仕。以沒。祀無以馮藉先世遺烈。叨躐從班。惟知競懼。以保門戶。先考剛定。實藏都官遺文。祀項為閭中常平使者。嘗刻之版。未成。而移漕廣有。委之寮屬。尚多差舛。每以規恨。洎來此邦。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

推官試大科。欲考陳述。則相去百四十餘年。不可得知。集中自言十五年。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。猶有鄞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。因再加詳核。而缺其不可知者。屬郡博士邵從事刊之以廣其傳。仰惟曾祖。風節峻厲。凜然如圭。不肖孫曾侍有公論。不敢贊辭云。廣元六年十月望日。曹孫太

中大夫微猷閣待制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。祀謹言。
吳田曹集 宋楊龜山集吳田曹集序。吾郡審律先生集。

錄其先君田曹遺文數百篇。以言屬余焉。序曰。曹吾不及見其人。因得誦其詩論其世。稽其行事。得其所。以修之身。刑之家。施諸有政者。為詳焉。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。澤之入人深矣。當是時。學士大夫遠而位乎朝。則著之事業。光明碩大。追配前哲。其不顯而在下。則載之空文。猶足以私淑諸人。如公之徒是也。孟子曰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詩亡然後春秋作。詩之存亡。關時之盛衰。豈不信矣哉。公之任不充其志。而用不究其末。故未老而歸。其平居暇日。有動於中。而形諸外者。一見於詩。其偶儷應用之文。亦皆有典。則其辭直而文質。而不佞。優游自適。有高人逸士之氣。故其流風餘韻。足以遺其子孫。化其鄉人。皆可見也。今其子弟之賢者。多隱德不求聞達。而卒以文行知名。朝廷者二人焉。審律其一也。審律名儀。去年以遺

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六

六

逸被召。相君說之。除大晟府審驗音律。已而非其好也。浩然有歸志。蓋有公之遺風也。公之詩文。足以自表於世。無待於余言。至其所以遺子孫者。世或未之知也。故詳著之。使夫樂道人。之善者。與聞焉。公姓吳。諱輔。字鼎臣。
張文叔集 文獻通考張文叔集四十

卷袁州判官張彥博文叔撰。宋曹肇元。暨類彙陳文叔集序。文叔姓張氏。諱彥博。蔡州汝陽人。慶曆三年。為撫州司法參軍。余為之銘。其父碑文。叔又治其後。得嬰兒充充之遺骸葬之。余為之誌。其事是時。文叔年未三十。善從余問道理。學為文章。因與之游。至其為司法代去。其後又三過焉。至今二十有六年矣。文叔為袁州判官。以死。其子仲偉。集其道文為四十卷。自斯春走京師。屬余序之。余讀其書。知文叔雖久窮。而講道益明。為文益工。其辭精深雅贍。有過人者。而此三過之。蓋未嘗為余出也。又知文叔自進。為甚強。自待為甚重。皆可喜也。雖其過於命者。不至於富貴。然此於富貴而功德不足。以堪之。姑為說。以自恕者。則文叔雖久窮。亦何恨哉。仲偉居撫時。八九歲。未嘗始讀書。就筆硯。今儀冠甚偉。文辭甚工。有子優能讀書。就筆硯矣。則余其能不老乎。既為之評其文而序之。又辱道其父子事。又優如此者。所以致余情於故舊。而又以見余之老也。熙寧元年十二月

十七 日序。濂溪集

文獻通考濂溪集七卷 陳氏曰廣東提刑管道周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。其任以勇郡向任。晚年以疾。求知南康軍。因家廬山。前有溪取管道故居濂溪名之。二程所從學也。又本并太極圖為一卷。遺事行狀附焉。周濂溪集度正言濂溪目錄後。正往在富沙。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。遂寧傳者伯成從之游。其後嘗以始說同人寄之。先生乃屬令尋訪。後書又及之。正於是備求周子之姻族。與夫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子孫。始得其與李才元。潛江西時。慰疏於才元之孫。又得其質傳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。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溫泉寺。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傳伯成手書於序。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。見其所以啓發後學於謁於既。又見其所以薦於朋友慶予之誼。故列之遺文之末。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。唱和之詩。與夫送別之序。同游山水之記。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。天談吟詠之樂。登臨游賞之勝。故復收之附錄之後。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。亦復增之。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。而祠之學校。且記其本末。推明其遠入之序。以示後世者。亦併述之焉。正竊惟周子之學。根極至理。在於太極一圖。而充之以脩身齊

永樂大典卷三萬五千五百五十六

七

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。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。不言之妙。無復餘蘊矣。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。然洙泗門人。記夫子微言奧義。皆具載於論語。而夫子平日出處粗迹。則亦見於家語。孔叢子等書。而不察。正今之備錄此篇。其意亦猶是爾。學者其亦謹擇之哉。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。後學山陽度正記。

程氏文集

文獻通考 程氏文集十二卷 陳氏曰。二程共為一集。建寧所刻本。明道集四卷。遺文一卷。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。撰三司使科之後也。其父曰珦。顯之。段文潞公題其墓曰。明道先生伊川集二十卷。是氏曰。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。撰珦之子也。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。元祐初。司馬溫公薦于朝。自有本權說書。未幾罷。紹聖中。嘗謫涪州。頤務讀經明道。深斥辭章之學。從其遊者。多知名于世。未晦。庵集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。伏家去論。向論程集之誤。定性書辭官表。兩處已蒙收錄。其他亦多見納。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。初無適莫。而小人向者。妄發之過也。然所謂不必改。不當改者。反復求之。又似未能不感於心。輒便條陳。以少指喻。夫所謂不必改者。豈以為文句之間。小小同異。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。而不必改耶。蓋所論出於已意。則用此說可也。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。按其舊文。然後刊

永樂大典

卷三二五三六

正。雖或不能一一盡同。亦是類會數說。而求其文勢語脉。所趨之便除。所謂疑當作其一例之外。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。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。今若有尊教重正。而不敢思易之心。則當一循其舊。不容侵有毫髮句且遷就於其間。乃為盡善。惟其不爾。故字義迂晦者。必承誤據說而後通。如通誤作專。今便據說為專。其所開之類是也。語句利闕者。須以意屬讀然後悟。如常食菜羹。比止之無甘字。則不成文之類是也。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。及求諸心。則隱微之間。得無未免於自欺耶。且如吾輩束筆書事。唯務明白。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。而更用他字。使人據說而後通耶。其肯故為利闕之句。使人屬讀而後悟耶。人情不大相遠。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改之不過印本字數。希密不勻。不為觀美。而他無所害。然則胡為而不改也。卷子內如此處。已悉用未圈其上。後以上呈。然所未圈者。似亦不無可取。方執筆時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。故不能盡此心。今人又來督書。不容再閱矣。更已詳之可也。所謂不當改者。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。而書中所喻沿沂猶子二說。又不當改之尤者耶。以素觀之。所謂尤不當改者。乃所以為尤當改也。大抵素之惡意。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。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。若聖賢成書。稍有不愜已意處。便半

水滸大典卷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五

大

情奮筆恣行塗改。恐此氣象。亦自不佳。蓋雖所改盡善。猶恐未流輕肆自大之弊。况未必盡善乎。伊川先生嘗語學者。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。則置不復思。所以終不能合。答楊迪及門人二言見集。今素觀此等改字處。竊恐先生之意。尚有不可不思者。而改者未之思也。蓋非持己不之思。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。雖欲思之。以達於先生之意。亦不可得。此其為害。豈不甚哉。夫以言乎已。則夫其恭敬退讓之心。以言乎人。則恐其輕肆妄作之弊。以言乎先生之意。則恐猶有未盡者。而絕人之思。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。而以是三者論之。其不可已曉然矣。老兄試思前聖人太廟。每事問。存錄羊。謹闕文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深戒不知而作。教人多聞闕疑之心。為如何。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。象。又為如何。審此。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素之言。而次且知素之所以再三再瀆。實其所不樂聞者。豈好已之說勝。得已而已者哉。素請便論沿沂猶子之說。以實前議。夫改沿為沂之說。素亦竊聞之矣。如此曉破。不為無力。然所以不可改者。蓋先生之言。垂世已久。此字又無大害。義理。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。則只為沿字。而以因字尋字。循字之屬。訓之於文。似無所害。而意亦頗寬舒。必欲改為沂字。雖不無一至之傳。然其氣

象却殊違。似有強探力取之弊。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。或出於此。不然。夫豈不知沿泝之別。而有此據哉。蓋古書沿字。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。荀子云。及如秦之。注云。與沿同。備也。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。以祛後人之惑。復之疑者。又不能闕而遽改之。是以先生之意。終已不明。而舉世之人。亦莫之思也。大抵古書有未安處。隨事論著。使人知之可矣。若遽改之以沒其實。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。漢儒釋經。有欲改易處。但云某當作某。復世猶或非之。况遽改乎。且非特漢儒而已。孔子刪書。血流漂杵之文。固而不改。孟子繼之亦曰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。終不刊去此文。以從已意之便也。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。當時之意。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。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。但後人崇信太過。便憑此語塗改舊文。自為夫耳。愚竊以為此字。決當從舊。尤所當改。若老兄必欲存之。以見泝字之有力。則請正文只作沿字。而注其下云。某人云沿當作泝。不則云胡本沿作泝。不則但云或人可也。如此兩存。使讀者知用力之方。改者無專欺之咎。而先主之微音餘韻。復世尚有然而識之者。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。猶子之稱。謂不當改。亦所未喻。蓋未教但云姓。止是相沿稱之。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。稱猶子尚庶幾焉。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。是

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

九

以愚者未能音曉。然以言傳考之。則亦有所自矣。蓋爾雅云。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。注引左氏。姪其從姑以釋之。而反復考尋。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。以漢書考之二。晚乃今世所謂叔姪。而傳以父子稱之。則是古人直謂之子。雖漢人猶然也。蓋古人淳質。不以為嫌。故如是稱之。自以為安。降及後世。則心有以為不可不辨者。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。而稱焉。雖非古制。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。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。又皆吾父之同輩也。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。今若欲從古。則直稱子而已。若且從俗。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。皆嘗稱之。伊川嘗言禮從宜。使從俗。有大害於義理處。則須改之。夫以其言如此。而猶稱姪云者。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。故其遺文出於其家。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。舉無所謂猶子云者。而胡本特然稱之。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。若曰。何故他處不改。豈有不可改者。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。若以稱姪為非。而改之為是。亦當存其舊文。而附以新意。況本無害理。而可遽改之乎。今所改者。出於禮子之文。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。與己子同。故曰。兄弟之子。猶子也。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。姑婦妹之薄也。之文同耳。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。猶即如也。其義繫於上文。不可味絕明矣。若單稱之。即與世俗改後之

語無異。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。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。若必以為是。則自我作古。別為一家之俗。夫亦孰能止之。似不必強攙前達使之同。已。以起復世之感也。故愚於此。亦以為尤所當改。以從其舊者。若必欲存之。則請亦用前例。正文作姪注云。胡本作猶子。則亦可矣。春秋序富謝書。其說畧具卷中。不知是否。更欲細論以求可否。此人行遠。屢來曾書。不暇及矣。若猶以為疑。則亦且注其下云。元本有某某若干字。庶幾讀者既見。當時言意之實。又不揜復賢則則之功。其他亦多類此。幸賜詳觀。既見區區。非有偏主必勝之私。但欲此書早成完書。不誤後學耳。計老兄之意。豈異於此。但恐見理太明。故於文意瑣細之間。不無闕畧之處。用心太剛。故於一時意見所安。必欲主張到底。所以紛紛未能卒定。如素則淺暗遲鈍。一主在文義上。做窠窟。苟所見未明。實不敢妄為主宰。農馬智專。所以於此等處。不敢便承誨諭。而不自知其借易也。伏惟少賜寬假。使得盡悉。將來改定新本。便中幸白。其父寄兩本來。容更參定。冀注求教。所以欲兩本者。且欲目得一本作底。以備後復有所稽考也。儻蒙矜恕。不錄其過。而留聽焉。不勝幸甚。胡宿詩覽海東相公伊川集。將相文章主奮臣。風流曾冠玉堂人。夢回方丈侍批鳳。句就伊川止獲麟。洛下勝遊空綠野。

耶中高調絕陽春。猶欣正始。
 遺音在。三優能還舊觀神。
張橫渠崇文集
 文獻通考張橫渠崇文集

十卷 晁氏曰。張載。字厚之。京師人。後居鳳翔之橫渠鎮。學者稱曰橫渠先生。呂晦叔薦之於朝。命校書崇文。未幾。詔按獄浙東。既歸卒。
 王無咎補之撰。無咎嘉祐二年進曾華之妹夫。從王安石

直講集

遊最久。將用為國子學官。未及而卒。為之誌墓。曾華序。其集云二十卷。今惟十五卷。王直講集南豐曾華序。補之歿二十有八年。二子綱繼既壯。迺克輯其遺文。以授其舅南豐曾華。且泣而請曰。先君不幸蚤世。文字散逸。今其存者。纔若干篇。雖為二十卷。願有以發明先世於其篇首。予不得辭。蓋宋興百年。文章始盛於天下。自廬陵歐陽文忠公。臨川王文公。長樂王公深父。及我伯氏中書公。同時並出。其所天言。皆以尊皇極。斥異端。闡明先王道德之意。為海內宗之。於時學者。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復。卒成其名者。相望。補之其一也。補之始起窮約之中。未有知者。我伯氏一見異之。歸以其妹。其後歷抵數公。而從王文公遊最久。至棄官。積年不去。以迫於卒。今其見於集者。質疑問辨。於數公為多。故其言。可以知其學也。補之之

於斯文。非可然而已。蓋其於書無所不讀。讀無不記。於聖人微言奧旨。精思力索。必極其至。於諸子百家歷代史記。是非得失之理。必詳稽而謹擇之。本茂華粹。源深流駛。故其為文。貫穿古今。及僕辨博。而卒歸於典要。非特馳騁虛詞而已。充補之之志。蓋將著書立言。以羽翼六經。而不幸死。未獨嘗解論語十卷行於世。補之南城人。姓王氏。諱無咎。補之字也。平生喜飲。遇酒輒醉。稍醒。雖暮夜眾人執寢。必自起吹燈。讀書連旦。終身常然。不為寒暑輟也。蓋其勤苦自奮。故能成就如此。二子能世其學者也。補之之葬。王文公為之誌云。宋汪應辰跋。南城王補之。世指其為王荆公之學者也。其鄉人傳次道。又撮取補之之言。所以與荆公異者。表而出之。以明其和而不同。余謂荆公所學者仁義。所尊者孔孟。而文章議論。又足以潤飾而發揚之。貧富貴賤。不以動其心。道退取香。必欲行其志。天下之士。其慕望突說之者。豈特補之哉。及其得志行政。悉功利。崇管商。拂人心。慢公論。於是其素所學善如呂晦叔。韓持國。孫莘老。李公擇。相繼不合。或以得罪。其所慕而友之。以為同學。如曾子固。孫正之。雖不聞。頗有所作。然亦不用也。補之沒於熙寧二年。使其少頃假之。盡見荆公之所為。求必相與如初也。補之之孫植。持其家集之僅存者以示余。即其書以推其心。蓋切

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七

主

切然以聖人為準。以謀道為務。忘其位之卑。身之窮也。則其於荆公。豈可然者哉。隆興二年五月日玉山汪

書

按初乘與此不同。其畧云。荆公平日以尊孔孟。學六經自任。士亦往往尊之以為孔孟之徒。然而仁人者。止其義。不謀其利。以微子為利而不正。則三仁之評可改矣。人無有不善。水無有不下。以性為有善有惡。則性善之訓可廢矣。誠者天之道。以誠為可以為善為惡。則中庸之夢誥矣。有欲明乎善以誠其身。則將安所去取於此哉。然則補之名為從荆公遊者也。而荆公名為尊孔孟者也。又道德規補之為鄉先生。固不可不為之辨。孔孟為世師也。則有象其聲而實背之者。門生弟子既不能辨。又從而尊之。是獨何哉。

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